

向极简主义进发

作者：小六 来源：网友投稿
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xiaorob.com/lizhi/shenghuo/2661.html>

[ECMS帝国之家，为帝国cms加油！](#)

向极简主义进发

最近的QQ生活，因为有了一群年轻人的到来，显得分外热闹，本老人家的心，在这个冬天，被带得重又活络起来了。

在越来越多的空间和说说里看到越来越多精美的、华丽的、高大上的文字，真好，年轻真好！

我呢，发觉自己，会认会用会写的字越来越少，越来越集中了。

其实，很多意思，真的用最简单的字也可以表达出来的。

比如我跟学生说，“北风呼呼地刮过树梢”，这个“刮”字用得太好了。如果夏夜，你走在兰溪边，风儿会——会意的学生马上接道，轻轻地吹。是的，你看，“吹”字，余音袅袅，是轻柔的，而“刮”字，读一读你都能体会得到它让人生疼生疼的。一个学生马上说，就像我这几天坐妈妈的电动车来上学，风刮到脸上的感觉，好冷啊！

不是吗？你瞧，“刮”，多生猛，“吹”，多轻柔，倘是用上了“拂”，那就已经带上情意了。

还有，我一直喜欢《去年的树》，最后，“鸟唱完歌，又对着灯火看了一会，就飞走了。”我太爱那几个字了，“看了一会，就飞走了”，它想了什么，任何人如何解读文本，都会是正确的，但我觉得都不能解读，一解释，一用力去读，都错了。

有时候，爱，真是不能问！

我第一次决定上萧红《我和祖父的园子》，打印课文出来，第一眼瞄到第十三自然段。“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。花开了，就像花睡醒了似的。……蝴蝶随意地飞，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，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。它们是从谁家来的，又飞到谁家去，太阳也不知道这个。只是天空蓝悠悠的，又高又远。”你找得到一个所谓的好词吗？没有，都是寻常语，可是，最平常的语言，可以挥洒成独有的味道啊，这正是我追求的！！！”

当时，第一感觉是，哇，这是喜欢的文字啊；第二感觉是，我要马上远离她一下，是的，远离，就像近乡情怯，就像情郎来了，先要躲起来，看看自己是否妆容乱了；第三感觉是，我要先把自己对祖父的思念写出来，否则，几年前拍的那些故乡的照片，便再也无法配上文字了。于是，有了二十天前的那篇《思念》。然后，我才再读那篇课文，备课。

有时候会觉得，极简的文字，只有至情之人，情到至深，方才有专属的滋味。

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多少人望过月亮，思过故乡，无人想及可以用这样俗常的字眼，唯有真性情的李白，一吟出来，便成绝响。

正常人说出来的话，应该是“天上有一个月亮，水里也有一个月亮”。只有一个人，只有那样一个人，老了老了，慢慢写道：“天上一个月亮，水里一个月亮。天上的月亮在水里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。低头看水里，抬头看天上。看月亮，思故乡。一个在水里，一个在天上。”无一字不通俗，无一字不简单，那样回回环环的哀伤，浓浓沉沉的哀伤啊，也许是一个太平洋那么多，却只是，清泪一滴……

刚刚自考汉语言文学后，开始写东西的时候，我超喜欢堆砌词语，生造词语，到后来，我就知道，其实不必用力太甚，懂的人，会懂的。不懂的人，尔尔过客。

于是我迷上了简单纯净的文字，以及，E莆过后，再也没人读出来的，关于我的文字的节奏。那一天听主任评课时，提起“蜻蜓是金的，蚂蚱是绿的，蜂子则嗡嗡地飞着，满身绒毛，落到一朵花上，胖圆圆的就跟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”这一句的节奏感，真是惊喜！

好吧，我又一次感慨地忆起E莆，无限怀念的E莆，因为，我真的被人懂过，那样深深地懂过。

丁东送了一个名字给我，我就用了，在E莆，本人就叫叮当。在榕树下，我叫亭亭玉。在聊天室，我叫一叶秋。所以我的签名便是“亭亭玉树一叶秋，一叶知秋亭亭玉”。什么都不懂给我做了一个动画的印章——“壶山兰水版主叮当灌水专用章”，在每一篇文章每一次回帖的后面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……唉，故人啊故人！

星鱼早逝，黄河浪远去，傻傻的手指甲是个真正的陌生人，我们连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聊过。但是，傻傻的手指甲这样写：

“又见叮当。

又见叮当，又读见她那手清越跌宕的流水文章，淡定恣意的井台歌咏。她的这些温婉叙述又昭然揭发我的性向爱好：我真喜欢这类轻轻鼻息、抬眉轻笑淡定自若的女子，不必用容颜衬托的天真清丽。叮当用那只长着洁白指甲的手一划，我眼里正流行着的烦躁和郁闷，便绽放出一抹亮丽的沉静，一种慈悲，一线带月的山峦。

有容乃大。”

星鱼刚进社区时，文采飞扬，被我这个版主推荐之后，有人疑心是那是我自己炒作自己，黄河浪师兄才认识我还不足十天，愤而起之，洋洋洒洒写下一篇大作：

《我说——星鱼绝非是叮当》

自叮当写了一篇《强力推荐社区新人新星星鱼》文章之后，社区中便开始有人怀疑这是否是叮当一手导演的个人炒作，并戏说星鱼即叮当，还举例二人的风格如何相似之类云云，也似乎蛮有道理的。

我来社区的日子就是算上今天也只够上两位数，充其量算个小弟吧，无论是从排资论辈或写作的水平来讲，我都应是无权无资无格也无力对此事说些什么。但也或许是对此事的关注和兴趣，也为了更看清些什么，我还是决定花一些时间把叮当和星鱼的所有原创好帖通读一遍。在认真研讨并仔细思考一番之后，我越来越觉得星鱼决非是叮当，无论是从写作的语言风格或情感的指向上两者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。

首先，语言风格的不同：叮当的文章更讲究节奏，注意节奏的变化来表现作者丰富的情感。或急或缓，涌而不激，绵而不绝，明显地带有散文赋的倾向。而且，用词比较典雅，如她在《叮当不挑剔，可也不挑别人剩下的》一文中，在写两次女孩子的美丽时只用了“肌肤胜雪”“三把水葱似的”九个字，就丰富体现了女性的天生资丽。她的文章多是从女性独特的视角，以细腻的手法来描绘身边的景物，充分体现了女性作家的柔美。反观星鱼的文章呢？更多的是一种小说式的语言，注重结构的整饬和情节的完整，读他的文章好像是在听故事，娓娓道来。

其次，幽默的方式不同：叮当的文章的幽默，极具招牌式，总是用一些很浅显的生活道理，大众化的语言来体现作者的幽默。如她的《叮当不挑剔，可也不挑别人剩下的》一文中写到“看到他，我好像赚了四年”和“跟雇了个私人司机似的”，使人读后有一种清新、爽朗的感觉。还有，在她的幽默里面，也包涵了女性嫉妒的心理。而星鱼呢，他的文章的幽默更多的是一种睿智，表现出男性在思维逻辑上的先天优势，不是很直了，但更具有一种哲学的意味。如《我去过她的生日晚会》一文中的结尾。

最后，情感上的倾向不同：叮当的文章，无论是《北方的乡愁》、《写在父亲节》还是《叶公好龙，终老此乡》等，无不漏出一丝浅愁和微痛，这可能与她的经历有关。而星鱼的文章更多的是一层对美好童年追忆，无论是《荒芜的池塘》或《成长的烦恼》，连“笋干炒肉”他都可以写得津津有味。按文学审美的观点来分析，叮当的文章是对现实的不满和憎恶，从而引发作者对美的追求和渴望。而星鱼的文章是对美的事物的赞许，表现美的真实。

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，叮当的文章和星鱼的文章在语言上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，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风格，因而我说星鱼绝非是叮当，甚至连影子都不像。当然这只是我的私人观点，是否稳妥，还望众看官道来。

为了避免再出意外，我先申明：我黄河浪决非是叮当；叮当没吩咐过我写；叮当没给我任何好处。

那时候的我，够幸福吧？纯粹哥们的交情，纯粹爷们的交往！你不曾这样被人深刻地理解过，赏识过吧？E莆之后，我在网上再也没有轻易被打动，千帆过尽皆不是！

记得写完《凉薄》，新友私下给我留言说读懂的人不多，我说，世界这么大，很多人不懂我，也是正常，也没关系。有这样一句话，足矣。从前我最在意的时候，曾经很幸福过，足矣。

我的一切文字上的成就，都要感恩这样一些懂我的人，我被纵容，被发酵，裂成风格，和学校里教出来的那些人，走向不同的路。

E莆没了，所有的人散落在天涯，永远无法再相聚。怀念那段不用谈情说爱都能那么滋润的网事，越老越怀念。我要和雪飞舞同学永远地恩爱下去，喂，点到名字的这位同学，留个爪印不？

扯太远了吧？

也许，像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，只适合用简单的文字吧！简单明了的文字，简单明了的爱，简单明了的兴趣，简单明了的工作，多加努力，做做减法，争取过简单明了的日子。

希望，心想，事成。

更多简单生活 请访问 <https://xiaorob.com/lizhi/shenghuo/>

文章生成PDF付费下载功能，由[ECMS帝国之家](#)开发